



【名家背影】

孙犁和日记

——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二周年

□肖复兴

孙犁先生自己不写日记，但对日记颇感兴趣，阅读颇多，购买清末民初的日记文本亦颇多。他曾夫子自道：“我一生无耐心耐力，没有养成日记的良好习惯，甚以为憾事。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，对日记发生了兴趣，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。”道出了对日记兴趣的由来。他确实曾经一发而不可收，购买的日记委实不少。他自己说：“六十年代初期，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，索阅书目。”其中购买日记，不遗余力。1962年，为买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四函四十册，还必须由中国作家协会开具证明，“此盖内部掌控之书也。”足见其对日记的兴趣之浓郁。

《秀露集》，是孙犁先生“文革”后复出版的第二本书，书中文章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。书中有一篇《耕堂读书记(二)》，专门谈日记，可详见孙犁先生对日记这一文体的种种见解。

谈及日记体的历史，他言简意赅地说：“日记这一形式，古已有之，然保存至今者寥寥，每种篇幅，亦甚单薄。至晚清，始有大部头日记，最煌赫者为《越缦堂日记》。”

谈及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日记，他比较了曾国藩的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和曾氏幕僚赵烈文的《能静居士日记》，指出曾氏名重，日记却“无甚可观”，然赵烈文的日记，“攻破南京时在场，所记甚为详细真实，是日记中的佳品”。他进一步指出：“小人物的日记，比起大人物的日记，可看的东西就多了。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，也想存些史实，传名后世。”当然，赵烈文这样的小人物，是对比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而言，真正的小人物，其实是很少甚至根本不记日记的。

对大人物的日记，孙犁先生针对翁同龢的《翁文恭公日记》，进一步指出，这位两朝帝师，身居高位的大人物，“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，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，我买来时，是抱有很大希望的，而且逐年逐月读下去，乃至终卷，失望得很。”因为这部煌煌四十卷的日记，所记的不过是买字帖、买字画、替皇帝跑腿办事等琐碎之事，“对于时局的矛盾、困难，他自己的遭逢感受，也不记载。”孙犁先生指出：“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，看不出时代的、政治的波浪起伏。”最后，孙犁先生幽默一笔，说翁同龢的“行书小字，写得实在漂亮，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，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，也算是收之桑榆吧”。

关于学者文人的日记，孙犁先生更多有旁涉。读叶昌炽的《缘督庐日记抄》，叶是金石家、研究石刻经幢的有名学者，在这部两函十六册的日记里，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、考订经幢的专业研究，“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。”因为，“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，但所记亦甚寥寥。如庚子事变、八国联军进京，他是目击者，所记一般，无可采择，甚为可惜。”所谓无人处读经、有心者读日记，所感不同，所得不同。

对于清末李慈铭和王闿运两大文人的日记，孙犁先生读后，也是失望的。在论及王闿运的《湘绮楼日记》时，他说：“其内容以读书最有价

值。”其余“所记多为间巷之事，钅钅之学，治学亦不如越缦堂之有统系”。最后，他指出王闿运“为晚清诗文大作家，并经历过同、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，然从他的日记，实难看到重要史实”，同时指出其日记“涂抹太多，阅读不便”。所谓涂抹，其实是事后的涂改与掩饰，涂改于现实，掩饰于内心。从这两位清末大文人的日记看，和曾国藩、翁同龢的日记一样，文人和官人殊路同归，在日记的书写方面所见略同、所记相近，既不从实，亦难从心。

可以看出，孙犁先生读日记，更看重日记中所记载的时代变迁，尤其是社会动荡变革的真实信息。这样的阅读心理与期待，当然和孙犁先生自己刚刚经历了动荡的历史变革期密切相关；也可以看出孙犁先生不是那种退避隐身的文人，而是关心世事、直面人生的作家。所以，在这篇读书记中，他独对《林则徐日记》有所赞赏，言其“文字简洁，记事真切，尚有可观”。

那么，不仅大人物，即便是文人学者的日记，为什么都会出现回避现实、对变革时代记录寥寥的如此状况呢？孙犁先生对此也作出了简短的剖析：“日记，按道理讲，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，及作者真实情感。然泛览古人日记，实与此道相违。这是因为，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，但是，人们也都知道，这种文字，以其是直接的记录、亲身的记载，带着个人感情，亦最易招惹是非，成为灾祸根源。古今抄家，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。”

这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，让人记日记时已经寒蝉在心，下笔自然先径自或迂回或规避或省略或索性滴水不沾了，更有甚者，便仅仅成为琐事备忘录、日子的流水账而已。所以，孙犁先生说：“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，二怕得罪私人。古人谈日记之戒，甚至说‘无事只记阴晴风雨’。如果是这样，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。”

孙犁先生还特别指出文人书生的日记特点：“凡是书生，当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，容易向往新者。而本身脆弱，当旧势力抬头，则易于馁败，陷于矛盾。古今如此。”这里的“书生”，便是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讽刺过的在时局动荡中的“翻筋斗”者，一脉相承，并无代沟。孙犁先生此语颇值得思索玩味，这话说得既有当时切身的感慨，又有未尽之意的弦外之音。

再观散文创作，文体日渐萎缩逼仄，且虚张声势的矫饰者甚多，很少能见到类似真正日记的性情书写。或许真如孙犁先生所言，日记这一特殊文体，更易见许多文人书生软弱、动摇的性情、性格，文人便自惭形秽，退而避之，免得露怯；或化妆上阵，转而攀附散文花丛，不过是借水行舟，并非真正的日记。在这里，可见孙犁先生识人论事之心，亦可见孙犁先生自己为文为人之道。显然，这已经超出日记之论的范畴。

一篇读书记，且是四十余年前并不长的旧文，却可以让人读出这样多的知识、道理与象外之意。如今，这样的文章，真的少见了。

谨以此小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二周年。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)

□雨茂

动笔之前，我一直纠结用什么地名好，是陇中呢，还是陇西，抑或陇右？用陇中当然顺理成章，因为本次赴定西地区考察的团队就被命名为“全国著名作家陇中采风行”，但陇中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，作为地理概念又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不是狭义的陇中可以涵盖得了的。用陇右如何？但陇右不仅是地理学概念，还具备行政区划含义，唐贞观时期就设置了陇右道，管辖区域辽阔，远涉中亚，放在题目中范围太大。也许还是陇西好，因为无论从地理概念、行政区划还是文化意义上讲，都能说得通。

我对陇西的认知源于34年前。大学同宿舍的同学来自6个省份，其中一位甘肃同学是陇西人，我对他的印象是为人朴实羞涩，讲方言时总感觉在向外吐气，皮肤发干，脸颊上常驻两片红云。他总是吃土豆，不是土豆丝就是土豆片，要么是烧土豆块，我问他为何不吃绿叶菜，他总说：“唉，就喜欢吃洋芋。”有人调侃定西有三宝：土豆、洋芋、马铃薯。在这里，土豆既是蔬菜也是粮食，如今我终于明白当年那个同学为什么总吃土豆了。他的另一个特点是洗澡少。陇西地区降水稀少，蒸发量数倍于降水量，十年九旱，过去老百姓都用水窖存水，苦涩难咽，如此宝贵的水哪能用来洗澡！

大约20年后，我任教的班级里有一位来自陇西农村的大学生，一样的高原红，一样的朴实，一样的爱吃土豆，当然也吃绿叶菜。他性格自信外向，能唱地方民歌“花儿”，唱腔高亢嘹亮，情感表达有时热烈真挚，有时百转千回。他喜欢喝砖茶，有时与我品茗论茶，我请他喝龙井，他请我喝砖茶。砖茶香味不足，滋味朴素，略带苦涩，但特别耐泡，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陇西人坚韧、执拗、不服输的性格很契合。

我没有想到，从结识陇西人到踏入陇西土地，整整用了34年。我更没有想到，会随同全国六十余名诗人、作家、书画家一起深度体验这片黄土地。7月21日至26日，我随采风团队经定西通渭、陇西、渭源、临洮到达兰州。7月21日上午9点多，乘高铁从徐州出发，下午3点50左右到达通渭站，蓝天白云，空气清新，高原小城的天气分外凉爽宜人。我们三人一组乘坐越野车奔向50公里之外的常家河山楂小镇。先走省道，虽然弯道多，但路况尚好。到襄南镇后，司机说省道在维修，抄近道较省时间。近道就是盘山道，多数地方仅容一车通行，不仅坡陡弯急，崎岖难行，还尘

土漫天，视线受限。我们胆战心惊，司机却很淡定，说经常走这段路，劝我们放宽心。山路两旁有玉米地，植株矮小，叶子打卷，显然缺水缺肥。偶尔还能看到苹果树，但果实都很小，树叶也是蔫巴巴的。司机告诉我，这里没有水浇地，靠天吃饭，因为很久没有下雨，所以极为干旱。我问，吃水怎么解决，还用窖水吗？他说，农村都通了自来水，早就告别苦涩的雨水了。在如此偏远难行的地方接通自来水，工程浩繁，投资巨大，令人感慨。

约一小时后，我们到达山楂小镇，这里不仅青枝绿叶、鸟语花香，道路平坦、视野开阔，而且屋舍俨然、鳞次栉比，种植区内瓜果飘香，丰收在望，一派现代农业气息。高原的天，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，下午6点左右，天气突然转阴，浙浙沥沥下起了小雨，不久雨势转疾。

没有经历过干旱之苦的外地人很难领会当地人对雨水的渴望。这场雨令人惊喜地持续了两天多，彻底解除了旱情，虽然影响出行，但我们仍然是快乐的。7月23日下午3点，我们从山楂小镇出发，经榜罗镇到陇西城，沿途的玉米已经舒展开筋骨，黄芪、党参正加速成长，山川草木葱翠，生机逼人。农民已经开始采收土豆了，一垄一垄的土豆被收获机翻出来，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。榜罗镇会议纪念馆旁有一株巨大的核桃树，绿荫如盖，果实挂满枝头，喜鹊、斑鸠上下翻飞，像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我们参观了陇西县博物馆、李家龙宫、威远楼、渭河源、洮砚博物馆等历史文化景区，还访问了中国甘肃中医药博览园、渭源县元古堆村乡村产业等现代园区。作为周秦故里，陇西曾是植被茂密、水草丰沛的农牧之地，孕育了悠久灿烂的文明，承载了无数人的乡愁。后来，因为战争、自然灾害以及树木大量被砍伐等原因，慢慢成为干旱少雨的贫瘠地区。如今，随着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，陇西逐渐恢复植被，成为药都薯乡，变得宜业宜居。在元古堆村参观时，我走进一户人家，见一位老人正在吃午饭，碗里盛着红薯、土豆，左手拿着一盒奶，既保留了传统生活习惯，又能接受现代生活理念，这也许就是新农村人的特点吧。

如今，陇西生产的黄芪、当归、党参、金银花等药材蜚声海内外，马铃薯已经从救命薯、温饱薯蜕变为致富薯、健康薯。陇西六日成新梦，我会常想起这个地方的。

(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)

【行走漫记】

陇西六日成新梦